



相逢在布达佩斯

杨匡满 著
郭宝臣

华夏出版社

1267
4773

962711

相逢在布达佩斯

I267
4773



F03569

(京)新登字045号

相逢在布达佩斯

杨匡清 郭宝臣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番河沿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125印张 170千字 插页2

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053—472—3/I·270

定价：4.90元

目 录

相逢在布达佩斯·····杨匡满(1)

寻找天国

——不仅仅是献给一位早逝的同窗··杨匡满(32)

伴着音乐的羽毛·····杨匡满(88)

美男子的奇遇····· 杨匡满 郭宝臣(102)

小白河····· 郭宝臣(183)

相逢在布达佩斯

杨匡满

从莫斯科开往布达佩斯的国际列车静静地停在站台上。晚上九点刚过，这座苏维埃大地上最大的都城也已静静地像一篇田园诗。没有如织的车流。至少，从表面上看，八十年代中期的莫斯科还没有什么夜生活。

艾之深找到他的8号车厢，便让送行的朋友回去了。离开车时间还有四十分钟呢。他愿意一个人呆着，在站台上来回溜达。

这个车站名叫基辅车站。莫斯科有五个火车站，开往西南，基辅方向的便是基辅车站，去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欧国家的国际列车便是从这个车站始发；开往西方，明斯克方向的便是明斯克车站，经白俄罗斯去波兰、德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法国的国际列车便是从这个车站出发；再就是开往北方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开往南方的罗斯托夫车站；以及开往东方，经乌拉尔、西伯

利亚到蒙古和中国的高尔基车站。这种使乘客分流并一目了然的布局或许值得中国的铁路部门借鉴。

站台上显得有些空荡。他熟悉这种空荡。假如没有战争、地震或者事故，欧洲的车站或许永远是这个样子。他注意到已站到车厢门口的女列车员，她似乎正以诧异的神情注视他这个唯一的中国人。他朝她浅浅地一笑。他可以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俄语，不过此刻他不想说。他熟悉这个车站，熟悉这座并不庞大却颇有气派的大理石建筑。他也熟悉眼前晃动的这些风衣、短外套或者是高跟鞋，二十五六年前，不也是这些样子？

他在寻找一种感觉，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觉。

五月的夜晚被一层裹着丁香花味的雾气笼罩着。这雾气又像是一瓶陈年的酒，将艾之深的思路薰得迷茫起来。他竟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上的车，车又是什么时候开动的。或许是五夜六天的穿越西伯利亚之行使他疲惫不堪，他一挨枕头便昏昏入睡。

醒来时天已大亮，艾之深发现自己对面的双层铺位上多了两个人，一个是黑人，一个看来是阿拉伯人。他这才记起昨晚离开车前他们就来了，他甚至还帮他们搬过行李；他还记起自己所在的铺位是8号，第8车厢8号，88，这在中国该是很吉利的。

对面的两位也醒了。于是大家开始打招呼。在苏联国土上，当然就用俄语。艾之深自我介绍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那两位是同伴，一位是埃塞俄比亚人，一位是南也门人，都在苏联学习坦克。

三个国家，两代人，职业经历风马牛不相及。由此，一切浅显的事都变得十分新鲜和重大。

“听说毛泽东的妻子死了。”问话的是埃塞俄比亚人。

艾之深感到惊讶：“是吗？并没有啊！”

“我从西方的报纸上看到的。”

“那么，她一定还没有自由。”

“那是的，不过她生活得不错。”

“毛泽东的儿子也死了吗？”

艾之深不再感到惊讶，“他好好地活着。”

“他有自由吗？”

“当然有。”

“中国人民的生活怎么样？”

“几年前还不好，很不好。应该说，这几年开始变得好了。”

艾之深见到面前这位青年张开一口雪白的牙齿真诚地笑了，在黑色的肌肤和黑色的夹克衫映衬下，简直是一丛白丁香。一个与中国素不相干的外国人，能这样关心中国，关心中国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命运，应当承认是不容易了。试想，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非洲某个国家政治变迁的了解，不也就是这些吗？

艾之深问起他们的家庭，那埃塞俄比亚人还是个光棍，而南也门人刚满三十，已经有四个孩子。

“那么，在中国可不可以挽着姑娘散步呢？”南也门人问。

“当然可以。”

“外国人可不可以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呢？”

“当然可以。如果你爱她，她也爱你。”

艾之深看到两个年轻人频频点头，显然很满意他的回答，对他们说来，这也是神秘中国的一条重要信息。

列车驶过盛开着金色牛蒡花的绿野，驶过宽阔的第聂伯河。基辅、利沃夫、布良斯克……艾之深默念着这串二次大战中浴血奋战的城市的名字。这些二三十年前他曾途经的城市，那些高耸于绿野之上金色圆顶的东正教堂，可依稀记得他这个异邦人？

他还是在寻找一种感觉，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感觉。

夕阳西下的时候，两位年轻军官在一个小站下了车。艾之深把他们送下站台。挥手之间，彼此都很愉快，挥手之后，大概也

不会再重逢。旅途便是这样，罗曼史只是在小说或电影里。

艾之深有点累，静静地躺到自己的铺位上。隔壁几个房间里是一支足球队，大概是去匈牙利比赛。本来他很想同他们侃侃达萨耶夫或者布洛欣。

房间门打开了，列车员引进来一个姑娘，姑娘把不多的行李放到艾之深对面的铺位上。

“您好！”彼此照例用俄语打招呼。

姑娘未加修饰，披肩的卷发透着金黄，脸年轻而生动。

“您是从哪儿来？”

“我是奥地利人，来苏联旅游。”

艾之深察觉她的俄语十分勉强，甚至发不出卷舌音。他还注意到她有一种淡淡的、礼貌的矜持，一种日耳曼人的矜持。

“哦，很好。”艾之深也礼貌地点点头。他累了，微闭起眼睛来。

凌晨过境。在苏联的最后一站是勃洛克波斯特，进入匈牙利的第一站是察哈姆。

车厢内灯火辉煌，旅客们都醒了，在铺位上等待边防检查。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匈牙利军官，艾之深注意到他长得很英俊，而且军服上的胸饰也很漂亮。

出示护照的时候，那姑娘突然用匈牙利语同年轻军官说了几句。艾之深懂一点匈牙利语，他察觉姑娘的匈牙利语比俄语讲得好多了。而且，姑娘和年轻军官相撞的眼神十分愉快和活泼。

“毕竟是年轻人，又都是俊男倩女。”艾之深感叹着。

军官走后，艾之深好奇地问：“您去匈牙利旅游？”

“也可以说是。我在匈牙利有亲戚。那么，您呢？刚上车时我还以为您是越南人，或者是日本人。刚知道您是中国人，真对不起！”姑娘的神情明显地热情起来。

“我是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

“太好了！”姑娘迸出一句生硬的汉语，使艾之深惊喜异常。

“你会讲中文？”

“只会几句：您好，吃饭了吗，对不起，再见……”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道，“还有我喜欢你。”

艾之深和姑娘一起开心地笑了。足足有三十个小时没听到中国话了，何况眼前这位姑娘说的很准，也很甜。

“你是怎么学的？”

“我在慕尼黑大学学东方语言和历史，刚一年级。我妈妈也教过我几句，比如‘我爱你’，那是我妈妈的秘密。”

“哦，你妈妈在——”艾之深越发感兴趣了。

“我妈妈在奥地利。我说过，我妈妈的秘密是不好问的。”

“那当然，”艾之深说着，再一次认真地打量起这位姑娘，那双深深凹进去的大眼睛，深棕色的瞳仁，鼻尖两边浅浅的雀斑……尤其是一双宽厚的嘴唇，微微向上翘起。

一个感觉突然闪过。莫非正是他苦苦寻找的感觉？不，不可能。艾之深自嘲地笑笑。

窗外已是曙色朦胧。不知从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一望无际的蒂萨平原被浸润得像个贪睡的孩子。对了，是该睡一会儿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到布达佩斯了。多么漫长的旅程，多么可恨的地球！

二

卡罗琳，好美的名字。列车已在晨光中滑向布达佩斯。卡罗琳急急忙忙地把一张纸片递给艾之深，便挎起双肩包，几乎是跑

着走向车门。

“别忘了给我打电话！”话音未落，卡罗琳已跳下站台，向接她的男孩子跑过去。

艾之深好不容易把三大件行李搬到站台上，其中一半是书，是他的几个朋友托他送给匈牙利的汉学家朋友的。

来接他的是EPO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卡尔玛。卡尔玛五十年代末曾在中国留学，对于元曲和话本还有过特殊兴趣，写过好几篇论文。卡尔玛去年到过中国访问，而且由他陪同去的敦煌。因此，可以说大家已是老朋友了。

“你到底来了。直到前天收到电传我才相信，我还以为你来了！”卡尔玛说。

“怎么会呢？去年说好了的。”艾之深说。他知道外国朋友总怕中国国内出什么事情。“我不是到了，基本上准时，对吧？”

卡尔玛着一身鲜艳的长连衣裙，比她去年来华时梳着发髻、一副学者模样显得年轻了十几岁。

卡尔玛在车站出口处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立即风驰电掣般穿越繁忙而不宽的佩斯街道，很快上了多瑙河大桥。

艾之深不时为司机捏一把汗。可他只好称赞司机：“你的技术真好！”

司机听说他是中国人，早有几分兴奋，又听到他的赞扬，更得意地把头一偏：“要知道，我们布达佩斯的司机都参加过日本皇军的敢死队。”

艾之深和卡尔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来到莫斯科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房间已事先订好。卡尔玛多付给了一点小费，气壮如牛的司机几乎一个人把三大件行李提起来送进了房间。

“到家了！”艾之深欢呼道。

“你先休息一会儿，”卡尔玛说，“过两个小时我再来，我们一起吃饭，把你的日程安排一下。”

卡尔玛暂且告辞，艾之深环视了一下他的新居，这是一套带客厅、餐室和卫生间的套房，吊灯和壁炉显示着它的年代，打蜡地板上铺着紫红色花纹的地毯。朝东的窗户古色古香，几被密密的树荫遮盖，隔窗望得见远处的多瑙河。窗旁有一架24英寸的大电视机，显然是主人应艾之深要求安排的，去年卡尔玛在中国时曾问起艾之深访匈时有什么要求，艾之深说希望房间里有一架电视，好不至于漏看世界杯的精彩场次。

这就够了！艾之深打开开关，奇怪，屏幕并没有亮，也没有声音。莫非是一架坏的电视机？艾之深有几分懊丧。且不管它，先把箱子打开。大约过了三五分钟，电视机忽然连声音带图像都出来了。艾之深恍然大悟，东欧的电视大多数还是电子管的，需要预热。

整理一下衣物，美美地洗个澡（热水24小时供应）。卡尔玛准时来了。

“旅馆不太高级，电视也是黑白的，比不上中国，很对不起。”

“不不，我很满意。”

“现在正是布达佩斯的旅游旺季，所有旅馆都满了，政府只好动员一部分居民出租住宅。这个旅馆大概跟我爷爷的年龄差不多，好处是交通方便。过多瑙河，科苏特广场那儿就是我们出版社；如果你乘黄线地铁到巴依查，中国大使馆就在那儿。”

“真的，卡尔玛同志，我希望是布达佩斯的一个居民而不是客人。”

“当然，我给你带来了一张月票，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卡尔玛耸耸肩，“可你毕竟是我们的客人。要知道，世界上没一个国家像中国对客人那样热情的。好吧，我们先吃饭。”

卡尔玛同艾之深来到一家比较僻静的私人开的小餐馆。店墙

的下方镶着一圈未加任何涂料的木板，壁灯十分古朴典雅，两旁装饰着鹿角。

“真是都市里的乡村风光，”艾之深赞叹道，“而且，我好像来过似的。”

“是吗？”卡尔玛说，“我差点忘了，你年轻时到过匈牙利的。”

“是啊，许多事不记得了，可这样的餐馆印象很深。”

“但愿第一天就使你回忆起那些日子。对了，你想吃什么？我可是代表出版社也代表文化部为你接风呢？”

“客随主便吧！”

卡尔玛要了两份啤酒，两份鸡块汤，两份煎猪排，两份炸土豆条加生洋白菜再加一点豌豆烩米饭。艾之深确实饿了，七八天的旅途没有认真吃一餐饭，苏联餐车上浇着浓浓奶油的“沙良加”又使他不忍再尝第二次。匈牙利菜比较清淡，是西餐中的中餐。如果不是出于礼貌，艾之深真想狼吞虎咽。而且，餐厅这种恬静的氛围似乎又唤起了他的那种感觉，那种逐渐向他逼近的感觉。

比起在中国宴请外国客人非得七大盘八大盆外加七八个只会吃不会说的人作陪，艾之深觉得匈牙利待客方式使他更为自然和惬意。

“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日程安排，”等到艾之深将刀和叉成八字状放到盘子上，卡尔玛展开一页纸说，“半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中间还有星期天。今天是5月22日，我们随便看看布达佩斯，参观一下国王宫，相当于中国的历史博物馆；5月23日，我们去见出版社的社长和作家协会的朋友；5月24日，我们去匈牙利第二大城市米什考尔茨游览；5月25日，同民间文学专家会见；5月26日，同汉学家会见；5月27日去巴拉顿湖游览；5月28日，去东方博物馆和埃斯特科姆古城；5月29日白天去贝奇游览，晚上看话剧《金蔷薇》；5月30日，参加匈牙利书籍节的各项活动，5月31日，罗兰

大学教授一家要陪你一天……这样，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我希望再有半天时间你能到我家里作客，你知道我的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

艾之深看着这密密麻麻的一页，由衷地说：“你们的考虑很周到，我非常满意。我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

“本来还想安排你看一场匈牙利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可我问了，这一段没有比赛，实在对不起了。”

“没关系，在北京时我随便说说的。”

“5月31日开始有世界杯比赛，我孩子会把比赛日程抄下来给你，只要你在匈牙利就不会耽误。”

“真是太感谢了，你把我当作体育代表团接待了。”

“艾，你可不要客气，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艾之深突然沉思起来。似乎是过了许久，他才说：“我想去一次塞格德，二十八年我在那儿住过。”

“我想可以安排一天。巧得很，我还是塞格德出生的，我母亲还在那儿。”

艾之深的匈牙利之旅便这样正式启程。这是些黎明即起、彻夜方归，紧张兴奋至极的日子；这是些浸泡在李斯特狂想曲和“德高依”葡萄酒里的日子；这是些出入高速公路和艺术宫博物馆的日子；这是些同行之间无拘无束尽情交流和思想之火碰撞的日子；这是些熏陶着美人蕉和郁金香的日子……

当然，他不能忘记此行的主要使命，即增进双方在民间文学乃至历史考古及民俗学方面的交流。这也正是匈牙利朋友特意邀请他的原因。

匈牙利是个特殊的民族，亚洲人眼里他们是欧洲人，欧洲人眼里他们是亚洲来的。有一则著名的匈牙利民间传说《神奇的公鹿》这样写道：上古时代，有一个强大的酋长统治着亚洲中部，他

有两个勇敢的儿子，一个叫匈诺尔，一个叫马扎尔。一天早晨，他们各带百名随从出猎，个个箭无虚发。忽见一只高大美丽的雄鹿，他们的箭无论如何也射不倒它。于是他们穷追不舍，日复一日。他们迷了路，早就过了顿河，谁也分不清家乡在哪儿了。正当他们沮丧万分时，眼前出现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红羽毛的小鸟和许多美丽仙女正在翩翩起舞。猎人们被迷住了，匈诺尔大喊道：这地方比家乡好！让我们每人娶一位仙女留下吧！”他们就这样定居下来，匈诺尔的后代叫匈奴人，马扎尔的后代叫马扎尔人，也就是现在的匈牙利人。

近代以来的民俗学家们认为匈牙利民族是从亚洲中部，具体一点就是中国的西北部迁移去的。因而他们格外向往中国，希望到中国的中西部考察，这也是一种寻根吧。语言学家对此也同样有兴趣，匈牙利语既不属拉丁语系也不属斯拉夫语系，除开那些现代词汇与欧洲各国相通之外，它属于芬——乌扎尔语系的独立语种，如今与匈牙利语最接近的民族是散居在亚洲鄂毕河流域人仅数千的伏古尔族和奥斯佳族。

当然，在匈牙利的“寻根”问题上历史学家要谨慎很多。因为他们要根据详细的史料，而匈牙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一千年，那里面说匈牙利民族是从伏尔加河中游迁移来的。

艾之深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民俗学家。他年轻时学对外贸易，以后政治上的倒霉使他在祁连山下的贫穷的牧区“流放”了好几年。他喜欢起那儿的民间说唱来，不仅整理了许多裕固族和藏族的优秀民歌，并且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文章会引起匈牙利学者的注意。他们敏锐地发现中国裕固族的民歌其比喻、想象、手法同匈牙利民歌极为相似。他们同时对藏族、蒙族的民歌也很感兴趣。两年前匈牙利出版了西藏民歌选，一版就印了六千册，两天内销售一空。出版社准备再印一万册。须知

西藏民歌在中国都印不了那么多，而匈牙利人口只近中国的七八十分之一。

难怪艾之深会受到邀请。

在所有的访问、交流活动中，有两位女士给艾之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民间文学专家高丽格。这位瘦小的老太太几乎有点像艾之深访问过的冰心。可她的健康和机敏使人想象不出她已是快七十岁的人。而她的坎坷经历更使艾之深莫名惊诧。

高丽格特别希望到中国去，她打算重新编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集》在匈牙利出版，甚至还打算开始学中文。

高丽格告诉他，匈牙利民间故事诗中有一篇与中国的《木兰辞》情节几乎相同的诗，这一信息使他惊喜不已。

“真希望在北京接待您。”道别时，艾之深这么说。

“想到中国去的人得排队。”高丽格不无忧虑地说。

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爱切特。跨进爱切特居室的一刹那艾之深呆住了。一个腰部以下完全瘫痪的妇女，躺在书籍的丛林之中，只有那张床是空地。

爱切特挣扎着挪动了半公尺，同艾之深握手。她的目光柔和安详得像位老妈妈。五十年代初席卷欧洲的一场传染病造成了她终身残疾，不然她早就到中国留学了。

她潜心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匈奴史。书架上，《资治通鉴》、《诸子集成》、《匈奴史话文集》、《中药志》、《游牧民族史》等一批中文书籍放在很醒目的地方。她写过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星象和十二属相的文章；翻译过田汉的戏剧；她的博士论文刚刚完成，题目是《从周到秦乡村公社的演变》；她目前正在翻译《史记》中有关匈奴的部分。

爱切特说话时很慢，声音细软得像远山的鸟鸣。可她汉语的

四声却区分得相当准。

“我很希望能发掘出一批秦代书籍，因为焚书坑儒只烧了一部分。游牧民族从中亚迁到欧洲，也带来了墓葬的习惯。可能匈奴的一支也沿用了这种墓葬，但至今没有找到这方面的遗址。”

“据说蒂萨河河床底下有。”

“是的。如果发掘出来，将是匈牙利和中国两个民族亲缘关系的一个很好证明。”

艾之深恍然大悟。爱切特病弱躯体里包裹的是一颗多么伟大的灵魂。

无意中，艾之深发现书架上有一套中国五十年代出的精装《红楼梦》。他顺手取下来，打开它的扉页。

一行俄语签名跳入他的眼帘：爱你的艾卡。

艾之深的心狂跳起来。这正是他自己签的，尽管墨水已经褪色。

爱切特自然并没有察觉第一次见面的这位中国客人的神情。她说：“这是我的一位女友送给我的，她说留给我更有用处。”

“唔，她现在在哪儿？”艾之深几乎喘不过气来。

“你是说安娜？有十几年没见了。只听说她在西德，她是个犹太人。”

三

开往匈牙利南方城市塞格德的桔红色列车从佩斯西站始发。卡尔玛向艾之深介绍说，这个车站是法国人埃菲尔设计的，就是建造埃菲尔铁塔的那位工程师。难怪这车站的特点也是钢铁的组合、交叉与变幻，也是一支钢铁的奏鸣。

发车前的车铃是一段音乐，就像北京许多人家装的音乐门铃一样悦耳。艾之深奇怪的是这段音乐完全像中国乐曲。

“是吗？”卡尔玛也竖起了耳朵。

“可不是。你听， $\underline{0\dot{1}} \quad \underline{565} \quad \underline{345} \quad \text{—} \quad | \quad \underline{0\dot{1}} \quad \underline{565} \quad \underline{345} \quad \text{—} \quad |$ 。

“唔，这真是你的发现。可是艾，我也有一个发现呢！”

“什么发现？”

“我发现你这两天神色有点不一样。”

“是这样吗？”艾之深微微发窘。“女士总是特别敏感一些吧！”

“我想是的。”卡尔玛诡谲地一笑，友善中有那么点得意。“你好像在恋爱，或者恋爱不太顺利。”

“没有的事。”艾之深暗暗叫苦，实在佩服这位异国旅伴的洞察力，可他又不得不这样掩饰。

“昨天你在我家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丈夫说这不可能，我说他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也很能动感情。艾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

“我说卡尔玛同志——”

“不，艾，我喜欢中国人，可不喜欢你们心里有话不说出来，那样会发生爆炸的。”

“我亲爱的卡尔玛同志——”艾之深几乎是乞求了。

“好，好，我不再提。可如果你告诉我，我会帮助你的。”

艾之深不再说话。卡尔玛朝他挤挤眼睛，他朝她耸耸肩膀。他明白自己是故作轻松，他心中的干柴已经被爱切特的那本书点燃了。

阳光相当好，大平原正以高速行驶的列车为圆心旋转着。雪白的豌豆花和金黄的油菜花也旋转着，风车和奶牛也旋转着。无边无沿的麦浪仅仅为钢轨和高速公路切翻开，星星点点的野生的